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24

中原夺鹿 淮海大战

ZHONG YUAN DUO LU HUAI HAI DA ZHAN

(三)

黎小江 主编



广州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中原夺鹿 淮海大战

(三)

黎小江 主编

汪光明
曹林平 编著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 黎小江主编. —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4.5

ISBN7-80592-707-3/G.131

I. 中… II. 黎… III. 文学—军事—中国

中国军事文学 中原夺鹿淮海大战 (三) (24)

出版者：广州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辛予 封面设计：蒙复旦

责任校对：容晓风

发行者：新华书店

印刷者：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68

版次：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7-80592-707-3/G.131

定价：988.80元 (全55册)

命令。”他又转过来朝着杜聿明说：“一定要解黄伯韬的围。我已经给黄维下令，火速前进，责成李延年、刘汝明组建两个兵团，作为你的后盾。”

说罢，蒋介石走出会场。

杜聿明向顾祝同说：“刘伯承已经东来，请总长督促黄维，徐蚌交通一断，一切都不堪设想，我不能没有后顾之忧。”既然把重担子放在肩上，杜聿明还是想与共军较量一番。

杜聿明坐上飞机向北飞去。下面是长江，如同一条宽宽的缎带，夕阳残照，显得下面大地上倍加凄凉。

杜聿明耳边又响起刘峙的因为脖子上脂肪太多而咽哑多痰的嗓音：“光亭，快点来吧，我们等着你！”他微微一笑，向舒适存说：“经扶这一惊非同小可！”

舒适存说：“这是决定命运的决战。这次内线四个兵团，外线三个兵团，可以打一下。就怕经扶经蛇一咬，永远害怕井绳。”

杜聿明也显得得意了：“八十万人马，足以对付共军六十万大军。”

二四

徐州“剿总”司令部里，灯光冷冷清清，空洞的大厅，只有两个人：刘峙、李树正，各占一边，在不耐烦的背着手，像推磨一般，踱起步来没完没了。

刘峙已经一天一夜没有睡觉了，上眼皮肿得很厚，像棉裤腰一样，两个眼泡突起，眼睛水湿，精神萎靡。嘴里不住的叨念：“光亭怎么还不来，出事了吗？”

李树正大背着手，挺直腰杆，背在后面的手指下意识的动弹着。他一言不发，忍耐着。

杜聿明大步走来。

刘峙一见，高兴地叫起来：“天保佑我刘峙，送来光亭！”

李树正却冷冷地接待了杜聿明：“我们正在恭候，刘总叨念得喉咙都干了！”

这一轮寒暄过后，才说正题。

刘峙问：“你带来了什么上方宝剑？”

杜聿明说：“先让我看看地图，从共军部署上看看他们的意图……”他走向地图。

刘峙的心放下来了，坐着不动，安闲地说：“光亭一来我就省心了！”

李树正满腹牢骚地说：“我们没有真正的情报。”

杜聿明一惊，回过身来问道：“这图上共军的位置不准确吗？”他看着李树正，意思是说，如果情报不准确，你怎么绘制出来呢？

李树正说：“那上边基本准确，我说的是一般问题。”他看杜聿明又去看地图，继续发挥他的议论，“派出去的人，多数回不来，回来的人又胡编乱造。第一线的部队首长，又各夸大当面的敌情，这就是我们的真实情况。共军行动多在夜间，空中侦察，等于没用。”

刘峙说：“共产党把我们摸得透透的。所以他们总是走在我们前边。”

杜聿明一边听着他们无聊的清谈，一边看他的地图，忽然，他转过身来说：“除东南一角外，别的地方都发现了共军，看来，共军目前不是直接攻击徐州，是集中兵力歼击黄伯韬兵团。其它方面只是为了钳制我军，我认为可以大量调邱清泉的兵力去解黄伯韬的围。”

刘峙、李树正一听都愣住了。

杜聿明走近电话机和邱清泉对话：“我是光亭，刚到，你好。你们的损失怎么样？”

邱清泉说：“一八一师失去了联系，黄口附近的共军有向南移动的模样。”

杜聿明挂上电话，走近刘峙和李树正说：“两个方案：一，如果黄伯韬能坚持一周到十天，用李弥兵团守徐州，以邱清泉、孙元良、黄维三个兵团，先击破刘伯承的六个纵队。然后回师击破陈毅，救出黄伯韬。问题是黄伯韬能不能坚持得住。第二个方案，以孙元良兵团守徐州，以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救黄伯韬，同时命令黄维向徐州急进。你们的意见？”

他等着参谋长李树正和总司令刘峙的反应。

刘峙首先反对：“第一个方案，等于送掉黄伯韬，万一刘伯承不在涡阳、蒙城，西路扑空，东边黄伯韬坚持不住，被陈毅吃掉，那就成了天大的笑话。”

李树正说：“第二方案符合总统的精神。”

刘峙说：“第二方案我不完全同意，我为徐州的安全担心，要么留下七十四军在九里山屏障徐州，防止刘伯承。楚霸王项羽就是在九里山中了韩信的十面埋伏，被打了个一败涂地。历史什么时候都会重演的。”

副官进来报告：“委员长电话。”

刘峙一惊，立刻走去。

蒋介石的声音：“你们在干什么？”

刘峙心里一动：“我们研究了，邱清泉东调，留七十四军守九里山……”

蒋介石问：“谁的主意？”

刘峙结巴了：“是……我提的！”

蒋介石一听就火了：“废物。你就那么怕死？”

刘峙立刻立正，站直身子。

蒋介石说：“救不出黄伯韬我撤你的职。”说罢把话筒放下。

刘峙慢慢地走回来，嘴里不满意的唠叨着：“不要徐州，放弃

坚城，野战拚得过共军吗？”

杜聿明思考了一下，妥协了。刘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说：“好吧！暂留七十四军在九里山，就这样定下来。参谋长，下令吧！限十二日在指定地区集结准备完毕，十三日上午九时开始步、空联合进攻。李弥兵团在陇海路以北——包括陇海路——展开。邱兵团在陇海路以南展开。”

李树正下达命令。

杜聿明向刘峙说：“刘总，你坐镇徐州，我到苑山设前线指挥部。”

刘峙同意，他不再反对了。

邱清泉大部队从徐州西面撤下来向东开。通过徐州街道时，弄得满街尘土飞扬。坦克开过，轧得地都颤抖了。长长的炮筒，在狭窄的街道上左摇右摆。

东门外，邱清泉站在他的小车前头，看着部队开进，一脸傲慢的表情，因为他是王牌，以有美械装备、坦克、重炮、几百辆卡车而不可一世。

杜聿明乘车子赶来，到邱清泉跟前煞住车，下来。

邱清泉的脸上没有丝毫笑容，对着杜聿明劈头就问：“你来干什么？”

杜聿明也收敛了笑容，半带命令的口气：“我的前线指挥所设在苑山，把你指挥所的电话和我架通。”

李弥的车子赶来，他跳下车来向杜聿明敬礼，握手说：“你来徐州我真高兴。”

杜聿明也高兴了，谦和地说：“没有我去的地方，冀热辽撤销了，正式地方都已人满，我只能做些帮闲和打杂，给经扶打一个下手。把你的电话和我接通，以便直接通话。我们用两个主力兵团，夹优势炮火，该不会无所作为吧？形势所迫，这战是要

‘决’了！”

李弥问：“黄伯韬不会成为第二个廖耀湘吧？”

杜聿明很有把握的说：“不会，廖耀湘失败在决策上，决策不定，将无信心。国防部已经明令黄伯韬在碾庄固守待援，是在老头子亲自主持的官邸会议上定下来的。”

二五

粟裕司令员站在地图跟前。

地图上沿着陇海路两侧，密密丛丛地插满了带着部队番号的小旗。局外人看来，一时真摸不清头绪，不能想象一个狭窄的地区，集中几十万人马。

参谋进来报告各纵队司令部的位罝。粟裕司令员用小旗在地图上插着。

“四纵在义合庄，八纵在唐水湖，九纵在碾庄南李庄，六纵在过满山，十三纵在张河湾。电话都已经架好。”

粟裕司令员端详着碾庄地图。

参谋长说：“第一天攻击，便压缩了敌我中间地带，逼近了敌人的阵地，已经命令部队接敌侦察，了解黄伯韬四个军的具体部署。敌人连夜构筑工事，看样子企图固守。杜聿明把邱清泉调过来，和李弥并排展开，企图解黄伯韬的围。杜聿明在苑山设前线指挥所。”

粟裕同志说：“杜聿明终于把邱清泉这张王牌打出来了，好长时间蒋介石舍不得用它，总是把邱清泉摆到机动地位上。杜聿明临危受命，不比寻常，这个人是一员战将，有点头脑，他亲临前线指挥。”粟裕司令员看着地图，指着李弥和邱清泉的位置说：“通知阻击部队，加强工事，跟他要有一场恶战。”粟裕司令员看着地图上的标高线，“这里没有险山恶水，最高的地势不过是平

塌塌的土丘陵，再就是展平的田野和沟渠、水道。这里的战斗，不会次于对黄伯韬的攻坚战，杜聿明在这里使出他的全部伎俩。”他望着对方，“一切从难处着眼，工事要坚固，深挖，尽量少摆部队，但是指挥员手里要有充足的反击力量……”他望着对方，希望对方能理解他的精神，并贯彻到部队中去。同时命令：“把苏北兵团所属的二纵、十一纵、一纵和中野十一纵都调过来。蒋介石派杜聿明指挥徐州会战，我们应当重视。我到前边去看看。”

粟裕司令员走出指挥所。

冬天的太阳用温和的光芒迎接他，显得有些晃眼。在司令部里，又阴又冷，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处于紧张状态，一切问题都集中在司令部，电话铃响声不绝，请求立刻作出决策，刻不容缓，时刻提心吊胆，真令人缓不过气来。一旦走出那狭小的房间，到外面接触到大自然，阳光普照，海阔天空，立刻使人觉得心胸开朗。他走到一个小高地上观察战场的全貌。

从鲁南山区出来，地势骤然下降，抱犊固主峰以下，变成越来越低矮的丘陵，最后那些平缓的“波浪”淹没在稠密的村庄和丛林下。往南望去，是苏北的水网地带，闪亮的银白色的蒸气，笼罩在水乡上空，一望无边。鲁南、苏北，在这里转战多年，很少有工夫欣赏一下这儿美丽的风光：那大片的栽绒一样的稻田，玉带似的平缓的河流，灰白相间，随风来往的船帆，像千万只彩蝶在水上穿梭，稠密的村庄，果林，成行的杨柳，洋溢着姑娘歌声的浣衣的溪岸……人民深沉而质朴的感情，把亲人送来参军，壮子弟兵，为了翻身解放，为了不再逃荒，不再颠沛流离，不再过妻离子散、泪水不干的日月，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那是多么不易呀！现在到了眼前，就在眼前了！

粟裕司令员把镜子举得再高一点，朝着远方望去。他好像看到行军走过的道路，住宿过的村庄，多少亲切的脸盘，对子弟

兵笑脸相迎，分手时依依惜别的感人景象……好久，他才把镜子收回来对着敌人的阵地。平地已经不见了，田野被掘翻了，树木被砍伐一光。黄伯韬拚命抢筑工事。既然这样，就得认真的对待。蒋介石还有什么花招？调动新的兵力，组建新的兵团投入徐州战场。当然，他是想较量一番的，因为这对他是决定的一战。

黄昏时分，粟裕司令员乘车去前线。

车子围着碾庄奔驰，走了各纵队的指挥所，最后开到九纵聂凤智司令员的指挥部——李庄。这是一个普通的村庄，已经是苏北了。

聂凤智司令员出来迎接。

粟裕司令员说：“想办法捉个俘虏。敌人拼命的做工事，看来黄伯韬想固守，要摸清敌人具体部署，兵力配备，接合部位置，从黄伯韬的部署看他的意图，找出他的强点和弱点。他现在是一只困兽，准备和我们拚命。老母猪护崽子的时候，敢和狼斗，不可轻视，迅速摸清情况，好决定我们的打法。”

“已经派出人去。”

门口有人喊了一声：“报告！”

一个大个子侦察员扛进一个国民党兵来。这个国民党兵被捆得像柴捆，嘴巴被填住，眼睛也被蒙住，到屋子来才给他解开。俘虏是个年轻人，吓得脸色惨白，浑身发抖。

侦察员说：“我们潜入敌人阵地里，在两个村庄中间……”

粟裕司令员问俘虏：“你是哪里人？”

俘虏说：“江苏，睢宁人！”

“多大年纪？”

“二十二岁。”

粟裕司令员说：“看看你的手。”

俘虏哆嗦着把手伸出来。

粟裕司令员摸着他手上还没完全脱去的硬皮说：“你知道吗？你的家已经解放了。我们部队消灭了第一〇七军。你，也解放了！”

俘虏不知怎么是好，他想跪下去，被押解他的人拉住。他忽然抱头痛哭起来。

粟裕司令员说：“你是哪一军的？”

俘虏说：“传令兵，兵团部的……”

“各军位置你知道吗？”

“知道。”

粟裕司令员向聂凤智司令员说：“交给司令部吧！”

聂凤智司令员说：“好吧，我用车子给你送去。”

粟裕司令员说：“随我的车子走。”

聂凤智司令员问：“这样好吗？”

粟裕司令员说：“没问题。”说罢把手一挥，走出纵队司令部。车子带上俘虏开向司令部。

二六

华野前线司令部，屋子里坐满了各纵队司令员：陶勇、王必成、张仁初、聂凤智、周志坚。参谋在桌子上铺着新绘的碾庄圩敌人部署图。

人们围上来。

粟裕司令员指着地图说：“现在看清黄伯韬最初的指导思想，因为我们是从北往南压，给黄伯韬造成一种印象，北面是重点，放了他的嫡系二十五军。我们是从东面把他赶过运河的，为了顶住我们东面的冲击，把他的第六十四军放在碾庄东面。把兵团部设在二十五军的阵地上。南面和西面是次要方向，西面放了第一百军，南面放了四十四军。这两个军是战役开始时拨

归黄伯韬的。四个军，两强两弱。”

参谋长插了一句：“我们五个纵队都是强的。”

粟裕司令员说：“古代有个孙臆和齐王赛马的故事，赛马分上乘，中乘，下乘。孙臆用他的上乘，对齐王的中乘，用他的中乘对齐王的下乘，用他的下乘对齐王的上乘。结果，孙臆获得两赢一输，赢了齐王。我们北面、东面是我的上乘对黄伯韬的上乘，南面、西面是以我的上乘对黄伯韬的下乘。我们的原则：先打弱，后打强，把攻击重点放在南面和西面，歼灭这两个军，就迫近了黄伯韬防御阵地的核心。对北面、东面，要求你们加强侦察，加强火力，稳扎稳打。攻击发起的时间，二十一时。手段是逐步夺取。杜聿明用两个兵团来援，企图解黄伯韬的围。黄伯韬成了我们双方斗争的焦点。”

碾庄地区罩上了夜幕，一切景物都消失了真实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只有敌人炮弹的闪光，划破夜幕，使原来的景物像昙花开放似的偶现出来。我军阵地上则是平平静静的，连一点火光也不见。表的时针刚刚接近二十一时，突然，火炮轰鸣起来，碾庄四周顿时成了火海，映得满天通红。

这是淮海战役正式开始围歼黄伯韬兵团。

大炮猛烈的射击着。战士们带着深仇大恨，把炮弹一颗颗装进了炮膛。为了惩罚敌人，一种说不出的力量鼓舞着人们，几百门大炮，持续一个小时的猛烈轰击，真叫人震耳欲聋，大地颤抖，敌人血肉横飞，土石四溅。他们挨惩罚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司令部里电话不停的响着。参谋接受着各方面的情况。

粟裕司令员静静的聆听着战地的声音，看着打来电话以及接电话的人的情绪。

炮火之后响起了激烈的机关枪声。

电话里传来兴奋的叫喊：

“八纵攻占唐家楼和火烧房子。”

“四纵攻占大兴庄。攻击秦家楼的部队遭敌人的反扑。”

粟裕司令员立刻接过话筒：“我是粟裕。秦家楼暂停攻击，部队撤下来。”

“九纵突破敌人四十四军阵地，攻占前板桥，夺取了碾庄车站。”

粟裕司令员听后高兴了：“问问其他纵队。”

参谋报告：“六纵攻占了王家集，包围了彭庄。”

“十三纵攻占大宋庄。”

粟裕司令员看看表，站起来，走出几步，命令停止攻击。看来分析得完全正确。敌人的弱点和强点已经被实践证实。虽然碾庄圩在二十五军防御阵地，但关键是扯破了他整个防御体系，暴露了黄伯韬的兵团部。粟裕司令员兴奋地向参谋长说：“聂凤智这一刀切开黄伯韬南面的屏障。九纵阵地和碾庄圩只有一村之隔了。碾庄已经在我们远程炮火直接威胁之下。”

二七

中野前线指挥所，设在一间简陋的农舍里。这间房子好像是在行进中间仓猝腾出来似的，连地图都没有张挂，只有崔波在发报，别人连背包都没打开，丢在院子里，准备立即行动。

陈毅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从外面走进来。

张华在首长后面跟着进来，从图囊里取出地图铺开，报告说：“黄伯韬兵团被包围在碾庄，杜聿明把邱清泉东调，和李弥齐头并进，企图解黄伯韬的围，杜聿明在苑山设立了前线指挥所。孙元良兵团北调徐州。蒋介石在蚌埠又组建两个兵团，李延年的第六兵团辖第九十九军，第三十九军，第五十四军；刘汝明为第八兵团，辖他的五十五军和六十八军，统归李延年指挥。”

邓小平政委兴奋地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执行伯承同志的计划，拦腰杀他一刀，进行徐、蚌作战。”

陈毅司令员说：“正是时机，攻占宿县。”

张华说：“黄维进展很快，八十五军已经跟上来，我们攻占宿县，必然吸引黄维向宿县推进。”

邓小平政委向张华说：“命令陈赓纵队和华野三纵，两广纵队，攻占符离集、夹沟，从南往北打，逼近徐州。秦基伟纵队主力和豫皖苏独立旅，豫西部队从宿县往南打，占领固镇。三纵配九纵一个旅，攻占宿县。”

陈毅司令员说：“这是刘司令员最关心的一招。卡住这里就使整个战役立于主动。”

部队疾速前进。滚滚尘埃裹着浩荡大军，看不清人的面目，只能看见一条尘带在向前滚动。

陈毅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骑在马上，放马奔驰。

广阔的原野，清冷的冬风，潮湿的空气。

邓小平政委说：“现在我们将面对敌人三个兵团，黄维会向宿县赶来的，我们抢先一步，打开场地，迎接‘客人’。”

陈毅司令员说：“高明的棋手，是一个‘子’定输赢。宿县就是这个棋子，我们吃掉他的‘子’，按上我们的。给攻城部队配属一个炮兵团，打就打狠，一举攻克。”

部队跑步前进，一边走，一边往胳膊上扎白毛巾。炮兵部队跑步开过去。

淮河平原上升起白色的暮霭。

三支箭头平行展开，插向津浦路。

二八

杜聿明在他的苑山指挥所里不安的踱着步子。舒适存在询问各兵团的准备情况。

参谋长送来一封电报说：“黄伯韬告急，碾庄车站丢失，共军炮火猛烈。”

杜聿明不高兴：“为什么轻易放弃碾庄车站？”

舒适存说：“四十四军被打得几乎丧失了所有阵地，现在只剩两个小村庄，大部人马挤到一百军的阵地后面。共军彻夜猛攻，一夜之间我军丢失了好几个村庄。”

杜聿明问：“前边准备好了吗？”

舒适存说：“准备就绪。”

杜聿明说：“命令黄伯韬，固守。”他看看表说：“时间已到，发起攻击。”说完他走上观察所，举起镜子望着他要进攻的一带村庄。舒适存走来站在他身边说：“命令下达。”

马达响彻天空。飞机出动，这一群恶鸟旋风一样的卷来，从杜聿明的观察所上空掠过，带着恐怖的啸声冲向前去，一过红白两色联络板就俯冲下去，机关炮扫射起来。

杜聿明看得清清楚楚，成串的炸弹从飞机的翅膀下面掉下来。对方的阵地上顿时掀起很高的土柱，燃起熊熊烈火，巨大的火舌舔着天空，滚滚烟云直冲霄汉。

飞机展开轮番俯冲，轰炸。随后是重炮猛烈的射击，阵地上像爆花一样的爆炸开来，整整一个小时的覆盖射击，阵地上空凝结起一层很厚的透不进风的烟和土的被子，下面什么也看不到了。

坦克出动，四十辆钢铁怪物展开在漫地里，向着被轰炸和重炮轰击打成残垣破壁的村庄冲击。坦克一边开动一边射击，扫荡着残存的工事和火力点。

每辆坦克后边都拥簇着一群蚂蚁似的小人。小人端着枪。弓着腰奔跑。这时传来机关枪和步枪稠密的射击声。

杜聿明聚精会神地看着，注意火力射击程序和衔接，注意每一个攻击动作，他得意地向舒适存说：“这是按照美国教范实施的，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这次发挥了邱清泉的威力了。”他的脸上显出无限欣慰之色，但又充分表现着高级人物特有的矜持。也就在这一刻，杜聿明从镜子里看到另一种景象，一下子把他的

心揪住了。当他的步兵超越坦克向村庄单独冲锋的时候，共军魔术似的从破残的废墟里跳跃出来，立刻看见手榴弹的白烟在他的士兵群中爆炸，随之是明晃晃的刺刀逼住他的士兵，展开了白刃格斗。而他的士兵被这可怕的拚杀吓得狼奔豕突地跑了回来，被对方的机关枪绞杀，成片的扫倒在漫地里。他的坦克就地转身，丢下步兵开回来。

杜聿明额上所有的青筋都鼓胀起来，又惊又气，一时没有了主张。

舒适存提醒他说：“这种情况我们是束手无策的。只有瞪着眼看着它结束，再重新发动进攻。”

杜聿明火了：“命令各级部队长，层层督战。”

这情景真叫他心中悸动，他是第一次这么挨近的到前边来视察，第一次这么真切地看到战场上的情景。看到他坦克的进攻，看到自己王牌士兵的冲锋。第一次看到共军的反冲锋，看到两极相交在焦点上爆发出来的强烈的火花。他的士兵像接触了火的马尾，一下子卷缩烧化，躺倒一片。

杜聿明下了再次进攻的命令之后，走向指挥部里，感到十分疲累，整整站了几个小时，弄得腰腿酸痛。

攻击在继续。

太阳向西斜去。从苑山看徐州，只是一片密密的房舍、高楼、烟囱，这一切都浸沉在灰濛濛的昏黄色的烟雾之中。

李弥来电话：“共军顽强抗击，我军伤亡惨重，反复争夺才能攻占一个小村庄。”

邱清泉来电话：“前进六公里。我军伤亡惨重，两个团丧失战斗力。”

杜聿明到地图跟前测量着从苑山到碾庄的距离说：“不过四十公里，一周时间足可以打到碾庄。”他向舒适存说：“向南京发报。以后报告我们每日进展情况。”

舒适存草拟电报稿交杜聿明签字。杜聿明签字发出。

杜聿明这时才舒了一口长气。提心吊胆的一天，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而且上报了。老头子看到这个成果时，脸上也会出现笑容的。这是因为他走马上任，战局出现新的转机，是以他的身分、地位，亲临前线，鼓励了士气，增强了下属的信心，这是决定一切的。

舒适存进来报告：“宿县被围。”

杜聿明一惊，跳起来问：“什么？怎么可能？谁的部队？”

舒适存说：“刘伯承的部队。”

杜聿明听了慢慢地坐下去，一切兴奋之情都烟消云散了。

舒适存请示杜聿明：“是不是向南京发报，请求李延年统两个兵团北上，命令黄维向宿县前进。宿县丢失，何谈会战……”

二九

宿县城关，解放军战士，当地人民、民兵、民工挥舞着鲜红的旗帜和明晃晃的刺刀在欢呼跳跃；给灰濛濛的古老的县城增添了光彩和生机。

陈毅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走进司令部。

陈毅司令员兴奋地说：“这是对蒋介石致命的一击，我们在西南战线由被动转入主动，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杜聿明逃不脱我们的掌握了。他以为外线摆了三个兵团，会把我们置于死地。”

张华说：“蒋介石必然来争。黄维会向宿县前进。”

邓小平政委说：“命令秦基伟在任桥布防。黄维东来，还需一段时间，暂不考虑。”

张华愣住了。他眼直直地望着政委，心里在想：宿县失守，蒋介石肯定调黄维过来，而且黄维已经进到阜阳地区。南面又有新成立的第八、第六两个兵团，即使我们二、六纵队跟进，也只有六个纵队，敌人则是九个军，近三十万人，我们只有十万人枪，